

## 李賀的苦酒

對於文人來說，詩酒難分家。李白是詩仙，也是酒仙，「斗酒詩百篇」，「一飲三百杯」。即便「獨酌無相親」，也會「舉杯邀明月」。詩人懷念詩人，也往往離不開酒。余光中《尋李白》：「酒入豪腸，七分釀成了月光／剩下的三分嘯成劍氣／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。」何其瀟灑飄逸！

與余光中並稱為台灣「詩壇雙子星」的洛夫，則《與李賀共飲》：「有客騎驢自長安來／背了一布袋的／駭人的意象……瘦得／猶如一支精緻的狼毫……你激情的眼中／溫有一壺新釀的花雕……」

二十來歲就隨風而逝的李賀，天縱鬼才，天妒英才。一匹瘦驢，踽踽獨行，古道西風，嘔心瀝血。他對這個世界看得無比清透，一切都平淡若水；卻又無比迷惘，一切都沉重如山。

李賀的二百三十三首詩中，與酒有關的有四十八首，比例不低，而大多是苦酒。「津頭送別唱流水，酒客背寒南山死。」「旅酒侵愁肺，離歌繞孿弦。」「人生有窮拙，日暮聊飲酒。」「壺中喚天雲不開，白晝萬里閑淒迷。」「客飲杯中酒，駝悲千萬春。」

他的酒杯中，倒滿的是死、愁、悲、窮拙、淒迷。「詩鬼」陰森幽冷，詭異奇崛，酒也不例外。「撞鐘飲酒行射天，金虎蹙裘噴血斑。」「女巫瀝酒雲滿空，玉爐炭火香氤氳。」這酒，除了李賀，還有誰人敢喝？

有時李賀自報家門：「隴西長吉摧頹客，酒闌感覺中區窄。」他自己就是一杯苦酒，自釀、自斟、自飲、自醉、自醒，無人對酌，除了洛夫這樣穿越千年而來的共飲。

不過，筆者不太同意洛夫的那句：「當年你還不是在大醉後／把詩句嘔吐在豪門的玉階上。」李賀的酒桌，往往擺在石破天驚、大漠沙雪、昆山玉碎、黑雲壓城，他恐怕還不屑於嘔在玉階上呢。



### 瓜園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  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## 銅胎掐絲琺瑯聚寶盆

農曆新年很快就到。大家過年見面都會說吉祥話，我們通常使用的春節吉祥話非常多，比如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、闔家歡樂、年年有餘等等。但說起來，中國人在春節期間說得最多、使用頻率最高的當屬「恭喜發財」，在香港，很多外國人都會用粵語說這句吉祥話。

新春將至，深圳市南山博物館用一場「含金量」超高的展覽迎新納福，這場名為「財神道：中國祈財民俗文物展」的展覽，被網友笑稱為「愛『搞錢』的深圳人必看的跨年大展」。展覽

匯聚了內地十家文博機構的藏品，從「敬天祈財」「百相財神」「祭神求財」三個單元，將中國傳統財富文化娓娓道來。

和搖錢樹一樣，聚寶盆也是中國古代民間故事中的寶物，蘊含着尋常人家企盼財富取之不盡、生生不息的觀念。展覽中，一組清代銅胎掐絲琺瑯聚寶盆（附圖，其一）頗為引人矚目，由中國財稅博物館借展。

銅胎掐絲琺瑯俗稱「景泰藍」，清代宮廷極為重視此類工藝品的製作，造辦處專門設置「琺瑯作」來生產供皇家

使用的器具，琺瑯製品可謂身份與地位的象徵。

清代宮廷偏好奢華的寶石花卉盆景妝點室內空間，展出的這件花盆造型的「聚寶盆」就是此類盆景。這件藏品以銅胎湖藍琺瑯釉為底，上飾寶相花及纏枝。盆中是各種寶石雕琢的菊花，有白玉、翡翠、碧玉、黃玉、紫晶、茶晶、珊瑚等，色彩紛呈。設景主次分明、錯落有致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風姿神韻，也凝聚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。

「財神道：中國祈財民俗文物展」於深圳市南山博物館舉行至二月五日。

## 甜鹹與方言

的豆漿，就是一碗熱氣騰騰的「鹹漿」。記得我剛在北京定居不久，老父親從家鄉來，早上和我一起去吃早餐時，叮囑道：給我來一碗鹹漿。天可憐見，此地並無「鹹漿」。

有人說，甜鹹之爭的背後是南北方差異，又有人從地理、歷史、氣候等對不同的口味偏好尋根溯源。要我說，南北之異固然存在，但從發生學來看，導致此種差異變為「論戰」的其實是互聯網。如果不是它把天南地北的人綁在一起，讓人看到更加豐富的世界，吃甜還是吃鹹，哪會變成如此狂歡。

與南北差異有關的「網戰」還有外祖母的稱呼，外婆乎？姥姥乎？收入小學課本的散文《打碗碗花》裏寫到的「外婆」一度被改成「姥姥」，在南方網友的強烈抗議下得到恢復。文字是思想和情感的外殼。文學作品中恰當使用方言，人物會變得更生動，敘事也會有獨特的韻味。小說《繁花》裏頻繁出現的上海方言「不響」，就為其增色不少。

影視劇也是如此。電視劇《山海情》裏的西北話，《人世間》裏的東

北味，把人一下拉入地方文化之中，沉浸感滿滿。再如電影《人生大事》裏的武漢話，《我的姐姐》裏的四川話，也都對人物塑造助力不小。相反，有的電視劇明明寫的是江南水鄉，劇中人也是土生土長，張嘴卻是東北方言俚語，就不免讓人出戲了。



### 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## 切勿手忙腳亂

凝。特維格發現，人們不能持續學習的原因，除了因為失去興趣，更多是失去耐力。當我們剛上手新技能時，難免不善於協調，而造成手忙腳亂。一旦手忙腳亂，人便容易放棄。

我們再以彈結他為例。當我們初學結他時，最難的掌握就是一方面要左手按準弦線，另一方面同時要右手依照節奏撥動弦線。兩者結合才能彈出一段和弦準確的音樂。但，這也是叫人容易放棄的關頭，因為初學者的按弦速度，往往追不上撥弦的節奏。那怎麼辦呢？

特維格認為，我們應該先專注於

單一環節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先忘記左手要處理的和弦，而集中訓練好右手彈出最簡單的節奏。當右手可以自然地彈出節奏後，我們再回到專注左手的學習。

學習結他是一個例子，箇中道理可以放於各種學習。我們應該專注於單一環節，然後才找出哪些環節互相排斥、矛盾，並尋找協調的方法。一小步接一小步，我們就不會因手忙腳亂而半途而廢。

此外，特維格特別提醒我們，學習依賴環境因素，而環境因素有兩項特別重要：第一是老師，好的老師因

材施教，不會朗誦教科書一般的鐵板式教育；第二是設備，即不要因為相關設備與工具的品質不好，而阻礙了學習的進度。

不過，我又要提醒大家：切勿將購買當成學習，弄得家中一堆好設備，卻沒有學會半點新東西。



### 自我完善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## 「神仙組合」

除了音樂作品，我也著迷於顧嘉輝擔任電視節目音樂總監的風采。外形文弱的他只要站在現場樂隊面前，即指揮若定，信心十足，旋律節奏盡在掌握之中，不單他的合作夥伴，連觀眾也感受到那份因才華、氣質、修養與經驗而來的領袖風範。天才的音樂造詣，凡人已望塵莫及；顧嘉輝讓人艷羨的，還有遇上最佳拍檔——填詞人黃霑，成就了創作的「神仙組合」。五十年來的香港粵語流行樂壇，作曲填詞大有人在，可是在奮鬥的歷程中，作曲人不一定可以有長期

合作的填詞人，多次合作的班底也不等於就能培養默契，如「輝黃」般光芒璀璨。顧嘉輝曾任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深造，黃霑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，二人都是學術根柢與專業經驗兼具的上世紀社會精英，可貴的是才情橫溢以外，還能了解尊重對方的思想和風格，彼此合作無間，惺惺相惜。

如今兩位大師也許已在另一國度重聚，卻合力留下了為香港樂壇打下的堅實基礎與作品瑰寶，且看當今音樂圈全人能否珍而重之，承傳創製優質作品的精神，將粵語流行曲繼續發

揚推廣。一九七九年面世的《獅子山下》，今天的香港市民仍琅琅上口，在緬懷顧大師與香港樂壇盛世的時候，大家都認為這是不朽名曲，但別忘記，不朽的除了作品製作上乘，更因作者二人藉旋律與歌詞表現的內容精神。餘音裊裊，還望港人深思。



### 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## 隔離「休假」記(下)

結束在上海的三天隔離，回無錫繼續集中隔離。隔離酒店地處太湖之濱靈山景區，雖不能遠眺大佛，但窗外碧波蕩漾，天高樹遠。每天看旭日冉冉東升，白鷺從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滑翔而過。照片發到微信群裏，好友們盛讚是「帶風景的房間」。

住「星級湖景房」，美國大學的公事並未減少。臨近聖誕假期，職稱評估、研究基金的事務需要落實，人際矛盾要調解，甚至為此增開視頻會議。但遠隔重洋後，心境也平靜、開闊了不少。挑戰當然不會奇跡般消失，我再次被提醒新冠疫情造成的風險、防疫帶來的變數。

十二月十一日下機後，在浦東機場等隔離酒店的大巴時和一位同樣回無錫的姑娘聊天。她在澳洲讀研，準備回家探望母親。閒聊時她說起周圍的中國留學生，包括她在內，多半都「陽過」了。同日入住上海同一家隔離酒店。三天後轉運江蘇沒見到她上車。我以為是人多錯過了。待到了無錫隔離酒店再給她微信，才知道她留在上海沒跟我們一起轉運。

原來她機場「落地檢」時測出核酸陽性，但在隔離酒店一連三天都是陰性。本來無錫方面答應比我們晚一天會來接她。不料她剛接完轉運組的電話就收到機場通知：她乘坐的航班上有人陽性，她被判為密接，必須繼續在上海隔離，直到完成全部八天的隔離要求為止。她偏偏有心理障礙，不能長時間待在同一空間。上海的隔離酒店在我們走後幫她換了朝陽的房間，希望能有所幫助。

旦夕風雲，禍福難料，疫情期間更是如此。正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性，我們更該抓住機會，活在當下，想做什麼，說幹就幹。



### 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### 館藏攝英 周雅

逢周五見報



## 海象的跨年之旅

一隻名為「雷神」(Thor)的北極海象，怎麼也想不到，因為一場「說走就走」的跨年旅程，竟讓英國北約克郡小鎮斯卡布羅(Scarborough)的跨年煙花匯演被臨時取消。

海象「雷神」的旅程原本一路向北，也許是在海裏游了太久，去年十二月三十日，「雷神」拖着疲乏的身軀，在斯卡布羅港口上了岸，但未敢走遠。牠以一個自在的側臥躺在岸邊，一雙小眼睛不停地打量着陌生的城市和閃爍的燈火，以及越來越多圍觀的人潮。

斯卡布羅的議會依據英國潛水員海洋生物救援組織的建議，當機立斷取消了籌備已久的跨年煙花匯演，擔憂煙花盛放的巨大聲響和瞬間強光，會讓膽小的海象受到驚嚇。消息傳來，原本準備出門觀賞煙花的民眾，開始有些失望，但很快就被近距離一睹北極海象風采的興致所掩蓋。

熱情的民眾紛紛走到港口的橋上，既看得清海象的真面目，又與海象保持一定的距離。不知是誰還給這個不速之客取了一個響亮的名字：「雷神」。可惜「雷神」並未留下與小鎮民眾迎接二

〇二三年第一縷晨光。短暫休息後，牠重回大海，繼續向北游去。

海象主要生活在北極或近北極的海域，在冰冷的海水和陸地的冰塊上過着兩棲的生活。身軀粗壯而肥胖的海象，肉乎乎的四肢，萌態可掬。雖然像陸地上的大象一樣長着兩隻長長的獠牙，且因此得名，但海象的一對獠牙除了用作自衛和爭鬥，更多的時候是當作工具，比如在海灘上挖掘蚌蛤和蝦蟹等食物，又或從海裏爬上冰塊或陸地時，用之支撐身體。

海象是群居動物，但近年出現越來越多的「獨行俠」，如二〇二一年三月獨自現身愛爾蘭海岸的海象Wally，二十二天後冰島海岸又見牠形單影隻；二〇二二年二月，一隻名為Freya的海象出現在挪威南部海岸，牠體重達七百公斤，最喜歡的運動，就是爬上岸邊的船上曬太陽。



### 萌寵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

## 《黃金時代》餘音

近幾日，一段許鞍華在金馬電影學院金馬大師課上的演講內容，在互聯網流傳並引發熱議，在這段演講中，許鞍華與觀眾交流了作為一個導演如何選角(Casting)、怎麼跟演員合作的問題，當中提到在電影《黃金時代》中與湯唯的合作，她認為雖然現在湯唯演戲已經十分精進了，但當時她在電影《黃金時代》中的演繹存在一些問題，對於飢餓、寒冷等狀態的表現有失精準。輿論圍繞此言，部分人替許鞍華這部作品惋惜，認為湯唯更多的是一位依賴感覺的演員；另有部分人則表示導演應該對演員的表現負責，認為許鞍華在演員選擇和把握上近年來頻頻失準，不該「推鍋」給湯唯。

實際上一部作品的成功與否，是一件環環相扣的事情，許鞍華或並無「推鍋」之意，以她的年齡與地位實在不必做此舉動，筆者更願意相信是導演對自己過往工作認真的反思，尤其當

中提到許鞍華與湯唯二人在《黃金時代》拍攝期間的溝通問題，令人反思。

在許鞍華的表述中，能感到湯唯在詮釋蕭紅這個角色時，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在蕭紅的口音、外表的美觀度，乃至蕭紅的字跡等功夫上，而忽視了核心也是最主要的問題，人物理解和設計。許鞍華認為，蕭紅應該是一個對自己外貌沒有什麼信心的人，儘管她的樣子不差，但她的動作勢必不會那般優雅，另外，蕭紅講話應該是慢慢的、結結巴巴的，通過人物笨拙的姿態和講話方式，同她優美的文字形成對比，如此「她個人的悲劇以及她作品的反差」就呈現出來了。」然而最終許鞍華沒有去和湯唯溝通這些觀點，導致留下遺憾。



### 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